

講師陳安仁先生著

中國文化復興之基本問題

國立暨南大學叢書之一

序一

言文明與文化者，既心知其爲二事矣。然言文明者可置文化不言，言文化而離言文明，不可也。文化之爲物，應時期境地而蔚生，以吾中國歷史之久，土地之大，人民之衆，積此久大衆多之數量，樹爲中國文化之名詞，此固國內外人企足，引領，欣心綴目，而日冀其綿歷悠遠也。溯自中華民族，宅居東海之濱，江河之隩，千百年來，嬗遞演佈，誠如經傳所言，東漸西被，遠暨南朔者矣。準是則文化之源泉，在中國自爲一大族，初不待外來文化之侵入，而中國文化固自有其位置也。

今之以文化侵略人者，不僅侵略而已，且欲將我國遠古之文

化思有以壟斷之。觀夫近歲以還，河南甘肅之石陶器發掘，以型模言，則其傳佈固由東而西也。以彩色言，則自西而東，其證甚微且薄也。而外邦人得之，則欲據此以張大其文化西來之說，以重認我國之古史。而我國之治古史者，亦不遑置辨，拾取遞甲開山圖等僞籍，與夫東西洋人推想之言說，造成遠祖黃帝率其民族沿黃河而東下之史料，布之圖籍，騰爲口說，嘻亦見其惑矣！

世之論文化者，本有一元多元之說。主一元者，以各地間次第傳佈爲言。主多元者，以各族中自能發生爲言。二說之依違，以宗教爲區別，其奴主出入之辨，可一聞其言而盡悉其蘊也。奈之何不察，而人言是從，愿將中國固有之文化抑降而爲他人之附庸乎！

雖然，昔人有言：「道有升降，學有隆污，時世爲之也。」則一國之文化，有時而盛，有時而衰，亦惟以時世爲準。中國之文化，歷時雖久，降至今日，而有式微之感，亦不可諱言。且自漢魏以後，文章藝術容納印度波斯外來之文明，又班班可攷。因是而謂中國之文化，卽印度波斯之文化不可也，蓋文化我所自有，而文明可以外來。大抵兩種人相接之始，其始也接以器物形式，後世模型學所由分也。其繼也，接以風俗嗜好，民俗學所由分也。其終也，接以信仰思想，倫理學所由分也。若是則駸駸乎及於文化之域矣。後之學者，倘能將兩種人一一不同之處，分析而比較之，可以得兩種文化之由來。侵略與壟斷，將無所施其技焉。

處今日而論東西文化之比較，果若何乎？誠如安仁先生所述，我國所缺少者科學之不發達，不進步，持與西方文化相較，此其爲要點，爲基本。序而論之，發爲宏議，出以示今之盱衡國是者，其傳爲不刊之論必矣。頃來問序於余，余爲之論述文化之大要如此。安仁先生，廣東東莞人，僑居海外有年，著述甚富，有裨於世，現任本校講師，煦然學者也。十九年五月鄭洪年序

序二

我們要談中國文化，首先就應當曉得中國文化的演進，在原始時代，人類是渾渾噩噩；無識無知的，說不上什麼文化，當其過「穴居野處茹毛飲血」的生活，簡直與禽獸差不多，也無所謂文化，不知經過了多少年，及到了後來，纔出了些聰明人，像伏羲發明了「八卦」，使結繩紀事，進而爲有組織的文字。神農發明「醫藥」，使自生自死的人類，遇着疾病，纔得到一個補救和療治的方法。燧人氏發明了「火」，乃把以前生食的情形，一變而爲熟食。軒轅發明「衣服」，因使古代以葉蔽體的男女，乃得到有保護體溫的東西。以後一天比一天往前進步，然後纔由無組織而

到有組織，從部落而進爲國家，由石器時代而進爲鐵器時代，從野蠻而漸到文明。及至到了周朝，纔有比較完備的政治，直至春秋戰國時代，學術思想乃非常發達，所謂「諸子百家三教九流」，差不多呈現「百花競美於一時」的狀態，講哲學的有老聃莊周，講機械學的有墨翟，講人生經濟學的有楊朱，講倫理教育學的，有孔丘孟軻，講政治學的有荀悅李斯，講法學的有商鞅韓非申不害，講醫學的有扁鵲，講農學的有許行，講文學的有屈原宋玉，講工程學的有公輸般，講音樂學的有師曠師襄，講戲劇學的有優孟優施，講軍事學的有孫臏吳起，講邏輯學的有公孫龍，講辯論學有蘇秦張儀等，這個時期的思想發達，並不下於歐洲的十八世紀，及至後來秦始皇統一天下，壓迫思想言論，遂坑殺讀書人，

焚燒許多藏書，這算是中國思想界第一次之被摧殘。及至漢高帝劉邦起來伐秦朝而有天下，利用一般儒生，如叔孫通輩；帮他制禮作樂，提高君權，到了漢武時，有一般無恥的儒生，借着孔子的招牌，獵取富貴功名，如董仲舒等，最善於仰帝王的鼻息，於是漢武帝看見儒學可以利用，遂特別「表彰六經」而「罷黜百家」，這算是中國思想界第二次之被摧殘。從此以後，中國的思想漸趨於統一，並無長足的進步，儒學不特爲帝王之專有品，就是大盜鄉愿皆得而假借之。青年迷於「茂才，進士，狀元」之虛榮，終身埋頭在「經義，試帖，入股」中，久而久之，成爲習慣，迷而不覺，其受僞儒思想之束縛，亦如以前婦女界之被壓迫纏足，初以爲苦，及母女相傳，過了許多歲月以後，反以不纏足爲不

美，中國二千多年以來，除儒家學術造成虛偽道德，腐敗社會以外，如兩漢的文章學，晉魏的音韻學，南北朝的佛學，唐代的詩歌學，明末清初的考據學，有獨到的地方，在中國文化史中亦可以放一異彩。但是自近代西洋科學輸入，中國人遂不免「相形見拙」，在這個新潮流中，因此遂發生了極大問題，就是有的人主張「歐化」，有的人主張「保存國粹」，有的贊成「物文質明」，有的贊成「精神文明」，因此遂一變為「科學與玄學」之爭，其結果守舊派謾罵新派為「洋奴」，新文化派譏誚舊派為「玄學鬼」，這終不免有些意氣作用，失了學者的態度，但是我們試平心而論，科學在現代是不可缺少的法寶——尤其是中國人，科學的效力在節省時間，增進工作的能率，人類的幸福，比如從前的人旅行，

用腳來走，一天充其量不過行百十里，現在乘輪船火車，每日至少可行千多里，若乘飛機那就更神速了，科學能增長人的壽命，也在這點。其他如我們日常所需要的東西，差不多都有賴於科學，不論是電化聲光，凡關於賞心悅耳的事，像那話匣影劇等，莫不受科學之賜。但是中國一般頑固的人，每每唾棄物質文明，說句真切的話，試問：『物質方面不滿足，精神如何能够文明呢？』中國以前固然有好些發明家，因為帝王政治腐敗，政府不惟不獎勵，反而加以禁止，所以那些發明家之後，繼起無人，因此科學思想自然落伍，我們試看西洋人之活潑享樂，誰能說「他們只是有物質文明，而沒有精神文明呢？」又試回頭看一看中國乞丐滿路，餓殍塞途的現象，他們的精神也不見得真是文明罷。有的人

眼見着歐洲人槍砲利害，又看着大戰時死人甚多，遂武斷這是科學文明的結果，這是非常荒謬的話，科學的最大目的，完全在促進人類的幸福，至於大戰的釀成，則應該歸罪於少數帝國主義首領——野心家，而不能歸罪於科學的本身，我們只承認科學到了現在，還沒有十分盡量發達，因為我們可以用十九世紀的科學來與十八世紀的科學比較，十九世紀比十八世紀當然是進步了許多，那麼我們就由此可以推想到將來的科學發達，一定是比較現在進步，科學既一天一天的向前進步，人類便一天比一天更幸福，因為科學是求真理的，是謀人羣幸福的，要不是這樣，科學就根本沒有什麼價值可言。所以到了真正的科學世界，像「帝國主義」這類的惡名詞，都是不容有存在的餘地。而「殺人放火掠

奪侵害」的事，更是爲真理所不許。我們所以很盼望科學發達，我們很禱祝科學發達！就社會科學方面說，大凡政治經濟教育等，都應當時時謀改善，常常圖進步，必須以適合人類的需要爲標準。就自然科學方面說，造福於人羣的勢力，更是偉大的了。近百年來歐洲出了不少的科學家，凡關於天文數學物理化學地質生物各種科學，皆有絕大的發明，在人類進化史中，確是值得贊美的一件事，平心而論，科學發達，實在是西洋民族的特點，但是科學的發達，也不是突然而生，雖然是一方面基於好智的心理，一方面實因環境的關係所造成。大凡一種發明，無論是大小，一定是應付環境的需要乃得產生，歐洲地方，論面積則不能如亞洲的廣大，論人口則日漸增加，自然而然遂感覺到生產缺

乏，消費浩大，所以不得不力謀生產的發達，故用機器來代替人工，甚至用機器來替代牛馬的勞力，而且能增進其能率，以形成現代物質文明的現象，這是絲毫不足奇怪的。至於中國，因為史地與西洋不同，所以在科學上簡直可以說沒有什麼進步，就歷史來講：因為中國人自來受君主專制的壓迫，事事處於被動的地位，思想非常受縛束，這是不能自諱的。就地理來講：中國地大物博，以前尚未感覺到什麼「人口過剩生產缺乏」的痛苦，這是科學不發達的最大原因。自東西交通以後，西洋人看着東方地廣人稀，氣候溫和，很可以作他們的殖民地，於是帝國主義者遂大逞其野心，初則由政治侵略，繼則由經濟侵略，所以英滅印度，法據安南，荷領爪哇，美得菲律賓，再進一步，則以武力壓迫中國

割地賠款，如法據廣州灣，英佔香港，德侵膠州灣，俄侵大連，又如上海天津漢口等處，均有各國的租界，再進一步；法則伸其勢力於雲南方面，英則伸其勢力於西藏方面，俄則伸其勢力於蒙古方面，美國距離雖然比較遠些，但是他時時刻刻不忘却太平洋上的權利，日本素來稱爲東方的門戶，從前也如現在的中國；被列強壓迫，後來他們的明治天皇，眼見着日本快要亡國了，乃變法自強，復加以一般人民急迫的要求，所以纔積極改新政治，一方面抵禦列強，用死力把大俄羅斯打敗，一方面也學着西方各帝國主義者，把以前屬於中國的琉球朝鮮滅亡了，並且伸其勢力於滿洲，在各地租界中，也分得一塊土，我們試想他如何會有這種結果呢？一來是他能善於應付環境，首先從事於政治的改良，

把以前獨斷獨行至高無上的君權，交於國會，因為立憲國的「議院制」比專制國的「獨裁制」要好些，二來是他們的腦子靈活，見着西洋的科學可以效法，馬上就遣派留學生到西洋去學習，及這些留學生學成回國，遂將他們所學得的東西，貢獻於日本，這的確是日本強國的基礎，關於此點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。

到了現代的中國，已與先前大不相同了，先前所謂「地廣人稀」，現在我們試展開地圖來看，已被帝國主義侵奪去的，實在不少。因為人民頻頻受政治經濟的壓迫，差不多已陷於窮無立錐之地了。在這個危急存亡千鈞一髮之際，有些人還高呼「提倡東方文化！提倡東方文化！」我們試問「什麼是東方文化呢？拿什麼來做東方文化的標準呢？秦淮河中污穢的水拿來做飲料，究竟

合衛生嗎？究竟比自來水清潔嗎？這算是東方文化嗎？高低不平的道路，便於步行或開車嗎？比較馬路良善嗎？這算是東方文化嗎？究竟求神信鬼叫做東方文化呢？還是重男輕女叫做東方文化呢？……」果如承認這些話爲不錯，這真是可謂沒有常識，如果這些話多少有點理由，那就非努力科學不可。並且「東方文化」，亦應當有一個界說，例如代表印度思想的，有一個釋迦牟尼，代表中國思想的，除了孔丘之外，還有好些聖哲，而且各有各的系統；各有各的人生觀和宇宙觀，我們究竟拿破除國界——出家逃世的佛教來做東方文化的標準呢？我們還是納虛無自然——無政府的老莊來做東方文化的標準呢？我們還是納勞工神聖的許行來做東方文化的標準呢？還是以非戰弭兵的墨翟來做東方文化的標

準呢？或者是以儒家爲東方文化的標準呢？或者是以法家爲東方文化的標準呢？這個問題，不是隨便可以答覆，並且在中國思想界占最大勢力的，如佛教有大小乘的區別，道教有晉魏名士的道教，有唐宋帝王的道教，並且還有黃巾賊張角的道教，五斗米張道陵的道教，儒分爲八；以前孟軻荀卿的儒既不同，以後唯心派朱熹的儒與唯物派陸象山的儒更是有如水火了，墨分爲三；有相夫氏的墨，有相里氏的墨，我們究竟以什麼來做東方文化的標準呢？就以每家的始祖而論，如釋迦自謂：導源於三世諸佛，其說法有三藏一十二部，包羅萬有，或主「顯教」或倡「密教」，究竟顯密有無衝突呢？孔丘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」時而說「大同」，時而論「小康」，究竟大同與小康有無妨害呢？老子稱黃帝，極主